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I/193/62
ASIAN COLLECTION

麟經摘珠胡傳删卷一

魯隱公上

元年　平王四十九年　齊僖公祿父元年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

春王正月

周人以建子為歲首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加王於正者大一統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争亂造端也春秋首紬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音註 冠語並去聲扳普顔反紬與黜同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父音甫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華者也我所欲曰及邾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 音註 要平聲質與劕同

夏五及宋人 穆 盟于宿

本傳竟

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音註

與音預　詛側慮反　祝者又反　共音恭　約於妙反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齋去聲

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黜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

有二心者之明戒也

二年平王五十年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闕文也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鄭人莊伐衛

討滑之亂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

三年 平王五十一年崩 秋宋穆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 僖 鄭伯 莊 盟于石門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
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
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
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
弗削者其諸以是爲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爲公
之世乎故凡書
盟者惡之也

隱公中

四年 桓王元年 宋殤公與夷元年 春衛桓公完弑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武取牟婁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强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悪

夏公及宋公殤遇于清

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譏為之約自此於不期而遇者直欵簡其禮爾簡畧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内之遇若四而皆書及若曰以禮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凡書遇者皆悪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音註 適丁歷反

五年 桓王二年

初獻六羽

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仲子以别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而用六羽書之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而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儀父鄭人莊伐宋殤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

宋人殤伐鄭莊圍長葛

圍者繚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六年桓王三年

春鄭人來輸平

鄭人曷爲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諸侯脩睦以藩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爲以利上下交征不至於篡弒奪攘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于齊也前此宋魯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魯未常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于齊盟盖皆鄭莊伐宋之謀也盟不書及而書會則非魯志而齊欲為盟也書盟于艾著齊僖小伯之始

秋七月

四德備而後為乾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志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七年 桓王四年

夏城中丘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敎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民勞爲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愼重于用民力矣凡書城者舊完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秋公伐邾

爲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盟于眛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詞說以伐之爾魯爲宋討非義甚矣渝眛 音註 眛音蔑 之盟不待貶而自見者也

隱公下

八年 桓王五年 夏蔡侯考父卒

春宋公殤衛侯宣遇于垂

寄遇清傳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丘

秋七月庚午宋公殤齊侯僖衛侯宣盟于瓦屋

宋爲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也然後有詛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僭成民不立矣春秋華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其私約也听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音註 約於妙反質音直

九年 桓王六年 蔡桓侯封人元年

夏城郎

城者遏暴保民之所而役有時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城郎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冬公會齊侯 僖 于防

周公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爲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也聚爾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於防謀伐宋

也于中丘爲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
命討宋而所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及
是矣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
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以取二邑歸諸己奉
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召音邵
之書會而不異其文以此

十年 桓王七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 僖 鄭伯 莊 于中丘

秋宋人 殤 衛人 宣 入鄭 莊

宋人 殤 蔡人 宣 衛人 宣 伐戴鄭伯伐取之

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
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

能以奇勝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莊公善戰而殘民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僖鄭人莊入郕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爲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爲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麟經摘珠胡傳删卷二

魯桓公上

元年 桓王九年

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爲正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

三年 桓王十一年 宋莊公馮元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

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四年桓王十二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然不時則傷農不以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遠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桓公中

五年 桓王十三年 陳桓侯鮑卒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桓 鮑卒

見盟寒傳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

夏齊侯鄭伯 莊 如紀

尊不朝乎畀大不朝乎小齊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謏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此外相如爾夫子之脩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己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絶世之義矣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天王桓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公選而政由是敗矣春秋書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城祝丘

主中丘傳不時害義無愛民之心○齊魯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大雩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

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爲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禮也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六年 桓王十四年 陳厲公躍元年○是年楚熊通自立爲楚平王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爲農隙遏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大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之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遇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遏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之意

九月丁卯子同生

適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與子者定于立嫡天下之達禮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音註 適音嫡

七年 桓王十五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

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八年 桓王十六年

春正月己卯烝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見春秋用周周正紀魯事也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 中音仲下同

天王使家父來聘

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明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夏五月丁丑烝

春秋之文有再書而一貶者

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九年 桓王十七年

春季紀姜歸于京師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
當尊崇其匹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
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故從父母所
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皆正始之道王化
之基春秋
之所謹也

十年 桓王十八年 是年春曹桓公終生卒

秋公會衛侯宣于桃丘弗遇

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于是乎有郎之師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桓公下

十有一年 桓王十九年 是年夏鄭莊公寤生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盟宋公于闞 闞口暫反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

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
天下爲公講信脩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十有二年 桓王二十年 鄭厲公突元年○是年冬 衛宣公晉卒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 武 莒子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紀爲齊難危急甚矣魯切切爲紀謀故
屢會爲而大國無與同心者僅與小弱之莒偕其
無救于紀可知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公欲平宋鄭宋未肯
平見盟不足恃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于龜公 莊 于龜

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又會于龜○二盟四會皆以會宋爲詞則是宋公有志於會盟矣盖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于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爲鄭免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

丙戌公會鄭伯厲盟于武父

主于闞傳不以爲会盟爲可恃也見前日盟會之非○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十有三年 桓王二十一年 衛惠公朔元年

春二月公會鄭紀侯鄭伯厲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惠燕人戰齊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十有四年　桓王二十二年　是年冬齊僖公祿父卒

無冰

周官凌人之職領冰於夏其藏之也涸陰冱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爕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

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
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愼也故其自言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愼言
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
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爲鑒可也

宋人

宋人　莊以齊人襄蔡人　桓衛人惠陳人　莊伐鄭厲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故特書曰以
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
之用以伐人國
大亂之道也

十有六年莊王元年　鄭二君厲公五年
昭公忽元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莊蔡侯衞侯惠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莊蔡侯桓伐鄭

會于曹蔡先於衞伐鄭衞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下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衞今序陳下者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醲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矣

冬城向

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見
労民爲重事○書時也

十有七年莊王二年　衛宣公五年黔牟元年○是年夏蔡桓侯封戊卒○是年冬鄭高渠彌弑昭公忽而立子亹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趡翠軌反

尋蔑之盟後亦伐鄭邾見盟不足恃也主長勺傳
彊埸則有守禦之備○彊事也于是齊人侵魯彊
彊吏來告公曰彊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
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
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智足以與權而不亂
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是

以見貴
於春秋

麟經摘珠胡傳删卷三

魯莊公上

六年 莊王九年

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王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

也君子行法以俟命
故其褒貶如此

七年 莊王十年

秋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
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春秋所以謹也

八年 莊王十一年 是年冬齊襄公諸兒弒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宣蔡人哀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
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
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
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

之也

甲午治兵

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識黷武也

秋師還

還音旋後同

書師旋識役久也不稱公者重衆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也

九年 莊王十二年 齊桓公小白元年

冬浚洙 浚音峻 洙音朱

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衆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后戒也

十年 莊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或曰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何以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

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十有一年 莊王十四年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音茲

見乘丘傳積四隣之怨主長勺傳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秋宋大水

凡外災告則書諸侯於四隣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

戒恤民隱之心
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按周制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下王后一等禮亦降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異哉後世有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於夫屈于婦逆陰陽之位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然後知書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
義大矣

十有三年 僖王元年 宋桓公御說元年

是年鄭叔子
儀厲公復国與
諸侯会于鄄

春齊侯桓宋人桓陳人宣蔡人哀邾人儀父會于北杏

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而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十有四年僖王二年春齊人桓陳人宣曹人莊伐宋桓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推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將去聲

夏單伯會伐宋單音善

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音絹真蒱甄四

宋服故也○單伯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來會齊霸畧定矣若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霸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

十有五年僖王三年

春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厲會于鄄

二會主前北杏傳會諸侯安中國○復會焉齊始霸也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

秋宋人桓齊人桓邾人伐郳郳音霓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

鄭人侵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啣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

奇也

十有六年 僖王四年 是年冬曲沃武公滅翼始受王命為晉侯

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惠）伐鄭

主伐宋伐鄭二傳用兵有制

齊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厲）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謀盟志同欲也

十有七年僖王五年崩經不載　是年曲沃武公卒

冬多麋麋音眉

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莊公下

二十有二年惠王五年　鄭文公捷元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眚音省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

肆省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二十有三年 惠王六年

祭叔來聘 祭則界反 楚熊惲弒其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元年

其不言使天王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二十有五年 惠王八年 是年夏衛惠公朔卒

春陳侯宣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

主盟蒐俾列國命大夫例稱字○始結陳好也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二十有七年 惠王十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鄭伯（文）同盟于幽

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强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濮音卜）

將討衛也王使召伯廖賜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二十有八年（惠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 桓 伐衛 懿 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人擧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使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擧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衛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爲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書日者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

公會齊人 桓 宋人 桓 救鄭 文

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

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 郿音眉

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臧孫辰告糴于齊

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

二十有九年 惠王十二年

春新延廐 廐音究究

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古之君子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廢矣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城諸及防

書時也○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

三十有一年 惠王十四年

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爲游

觀之所屬民
以自樂也

三十有二年 惠王十五年

夏宋公 桓 齊侯遇于梁丘

主遇清傳私為之約自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簡
其禮耳兼用郲鄭伐宋傳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
從禮之常也○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遇于梁丘

魯閔公

元年 惠王十六年 曹昭公班元年

齊人救邢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兵者春秋之所甚重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嘗出奔矣何以不書避難而出奔恥也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之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周厚本枝而庸旦仲義皆在此此

義行則内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有之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音註 難去聲樂入聲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湫來省難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二年 惠王十七年 是年冬衛滅

冬齊高子來盟

其稱子賢之也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

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羨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羨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麟經摘珠胡傳刪卷四

魯僖公上

元年 惠王十八年 衛文公燬元年秦穆公任好元年

齊師 桓 宋師 桓 曹師 昭 次于聶北救邢 聶音躡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爲急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 桓 宋師 桓 曹師 昭 城邢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

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爭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 桓 鄭伯 文 曹伯 昭 邾人 文 于檉

檉音嗔

九月公敗邾師 文 于偃

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諸侯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書衛人之情也城楚丘畧而不書何也周制有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内史作策命是制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正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桓公封衛其有功于中華甚大爲利于衛人甚溥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令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畧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盟于貫服江黃也荊楚天下莫强焉江黃者其重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有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能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其民審矣故冬不雨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

徐人取舒

見荆聘傳諸夏之變于夷者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爲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爲善矣○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爲中國患其來久矣徐取舒蓋受命于齊爲通伐楚之徑桓公不自取而徐代取之管子教桓公不獨内政用隱即行軍亦莫不用之使徐人取舒真用兵之法也

六月雨

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者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樂音洛下同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爲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國會自爲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既稱涖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季友之盟佐齊桓謀伐楚有輔伯之善也

楚人伐鄭

主侵陳傳思伯○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楚師三至于鄭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桓公方楚人未服之先其繫人思如此見伯政之始勤矣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

許男僖曹伯昭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陘音刑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
者正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
是徵而罪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何以獨言春秋
無義戰也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
侯以伐之也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
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
人爲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　共音恭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横去聲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
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善也盟于召陵序
完績也桓公師八國之師侵蔡伐楚兵力強矣責
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與同好

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爲盛而楊子稱之曰春秋美召陵是也

徼古堯反　好語使俱去聲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音袁

主下侵陳傳一謀不協其身見執○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諫曰師老矣若出于陳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粮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主下侵陳傳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息將陽穀傳奇兵交互發之○討討不忠也以濤塗爲誤單道

鄭人文許人穆曹人昭侵陳宣

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

爲王佐矣惜乎桓公假之也未假而不歸不久而
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
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
乎衰矣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齊者陳者
深責之也
斁音繹
量音亮

五年

公及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
伯昭會王世子于首止

及以會尊之也春秋抑彊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
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

焉示不可得而抗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序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祚是為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

六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曹伯昭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成圍許僖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

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
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七年

夏小邾子來朝

齊桓請天子進之〇主郳朝傳其後王命以爲小
邾子蓋于此已能自進于禮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母音某又音無

主通王貢借盟柯傳會諸侯尊天王矣○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惰慢故伯主總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

公子友如齊

甫盟寗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 桓 衛侯 文 許男 僖 曹伯 共 陳世子款 宣 盟于洮鄭伯 文 乞盟

王人下士也令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然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自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好去聲

九年

夏公會宰周公 孔 齊侯 桓 宋子 襄 衛侯 文 鄭伯 文 許男 僖 曹伯于葵丘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周公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執之職也所以然者冢宰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葵丘之盟羨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事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牲

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會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没楚丘之迹貴王賤霸以正待人之體也

十有五年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惠及秦伯穆戰于韓獲晉侯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怒秦伯也其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

十有九年

夏六月宋公襄曹人共邾人文盟于曹南

秋宋人圍曹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非同志不足以示

信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經書襄公
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
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春
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
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

二十有六年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成伐齊

主長勺傳行使則有文告之詞○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稿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入于敝邑使下臣搞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生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二十有七年

冬楚人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圍宋成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霸[伯]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
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
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
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
德之則也德義禮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
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
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
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
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
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
用之出穀戍釋宋圍
一戰而伯文之教也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共）晉侯伐衛（成）

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爲不可曰楚人圍宋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也

楚人救衛

見上侵曹伐衛傳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共）執曹伯畀宋人

古者觀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
攻伐之兵今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
不脩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
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
楚遂主夏盟舉動
不中於禮亦多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昭宋師秦師及楚人成子玉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貶之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
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
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
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
臣之意決矣故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荊楚是強憑

陵諸夏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披髮左袵矣宜有羨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二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也

陳侯如會

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復晉見晉伯業之盛有以致陳之來同也

諸侯遂圍許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華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之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比毗至反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儒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

三十有三年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主納幣傳志敬節具與之知禮○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麟經摘珠胡傳刪卷五

魯文公上

元年

晉侯 襄 伐衛 成

主城杞傳尊奬王室意欲伐衛而先朝王能修文之業矣○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曰敵加於己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與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爲主者處己息爭之道王者之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衞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俱在士縠一人身上說書士見世官不書司空見專命古者置卿必求賢德古者大夫必命于天子見其戾于古之意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與此役結寃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故特貶而稱人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成陳人共衛人成鄭人穆伐沈沈潰

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與楚師入其境而人民逃散雖非義舉比于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貶褒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爲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脩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敗于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

報沈之役也○見下救江傳楚不掃境而行救之者必大合諸侯而後可也

十有二月乙巳公及晉侯盟

借公在楚傳志其安晉侯有改盟之請則鄰好無虞莊叔有慎儀之對則臣節無損晉人懼其無禮

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
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
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
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
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
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
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
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
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
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
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
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
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

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四年

晉侯伐秦

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專尚威力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

衛侯成使甯俞來聘

見納幣傳志敬節具與之知禮能明天子之制守倍臣之分也○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之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肆業及之也晉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倍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六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音谷朝音潮

不告月若不告朔也曷爲不言朔言朔因月之虧盈置閏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以星授民事以節候寒暑之至以氣百官脩其政○於朝廩民服其事于野則主乎是焉耳閏不可廢乎

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我愛其禮

七年

遂城郚 郚音吾

主中丘傳非義因伐邾師以城郚備邾難故書遂以見其繼事也

十年 文公下

及蘇子盟于女栗 女音汝

項王立故也〇見雜澤傳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
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
後可以保其社稷令王臣下與諸侯要誓諸侯亦
敢上與王臣要言斯不待
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十有二年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康）戰于河曲

秦伯親將晉趙盾禦之爲令狐之役故其不書晉
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今
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
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
之權
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見中丘傳雖時亦書○書時也帥師而城畏莒故也城一邑已爲勞民今一朝城二邑其勞民爲甚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制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

十有三年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棐

棐音吠又音匪

十有四年

借公在楚傳志其安文子能答子家之賦鄭衛共協平晉之謀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爲一時之計耳而晉未之察將謀討鄭衛季文子相魯爲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辭紛故詳志之○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菑側其反

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在易之同人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其趙盾之謂乎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從故爲之諱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十有五年

單伯至自齊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書其字致而不名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季孫行父如晉

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
告于晉可作下告方伯

十有六年

楚人 莊 秦人 康 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
以叛楚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
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
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減楚之罪詞也